



茶花女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法〕小仲马◎著
王殿忠◎译

非外借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茶花女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著; 王殿忠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6.11

ISBN 978-7-5125-0878-1

I. ①茶… II. ①小…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6673 号

茶花女

作 者	[法] 小仲马
译 者	王殿忠
责任编辑	赵 辉
特约编辑	卢倩倩
统筹监制	文 钊
策划编辑	文 雯
封面设计	新艺书文化
版式设计	刘伊娜 程海林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时代光华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1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878-1
定 价	2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总编室: (010) 64271551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邮编: 100013

传真: (010) 64271578

初岸
Chu an

与美同栖

徐徐香未尽，默默花竟开

《茶花女》讲述的是一个离奇曲折、缠绵悱恻而又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一次邂逅，令男主角阿尔芒对美丽的妓女玛格丽特一见钟情。几经周折，阿尔芒终于找到机会倾诉衷肠。玛格丽特被阿尔芒的真诚打动，两个人倾心相爱了。他们一同告别声色犬马的巴黎，来到乡下的布吉瓦尔。在那里，两人面向夏花，泛舟溪曲，度过了一生中美好的时光。

而后，阿尔芒的父亲出现了，要求阿尔芒离开玛格丽特。阿尔芒不惜与违抗父命，也要守护自己的爱情。但当他因故暂往巴黎，之后返回布吉瓦尔时，却发现人去楼空。后来，阿尔芒才得知玛格丽特已经成为别人的情妇，他以为这是玛格丽特的本性使然，羞怒难当的阿尔芒最终随父亲离开了巴黎。

然而，阿尔芒对玛格丽特始终无法释怀。二人再次相逢的时候，因爱生恨的阿尔芒对玛格丽特百般羞辱，玛格丽特却始终淡然隐忍。最后，同样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的阿尔芒黯然离开了巴

黎。在那之后不久，阿尔芒接到了玛格丽特离世的噩耗。

失魂落魄的阿尔芒从邻居那里得到了玛格丽特的日记，长久以来的意蕴这才消散。原来，玛格丽特的不辞而别，是她不忍因自己妓女的身份影响他的家族声誉。她放弃了自己的真爱，却成全了他妹妹的幸福。即使面对阿尔芒的咄咄相逼，信念执着的玛格丽特也一直信守承诺、守口如瓶，只对一个日记本默默倾吐心绪。

得知真相的阿尔芒悲不能胜，他重新安葬了玛格丽特，用她生前最爱的白茶花，铺满她的墓园……

作者以倒叙的方式展开这个故事，采用第一人称，以一次拍卖会上的购书为引子，然后逐渐引入主角人物，期间又间以插叙，转换人称，以阿尔芒的讲述，将整个故事以亲历者的视角再现，最后又辅之以玛格丽特的日记独白。多种叙述角度的变化灵动自然，使得整篇故事跌宕起伏，九曲回转，恰似一曲哀婉恋歌，将读者的心弦徐徐拨动。

在谱写这曲恋爱悲歌的同时，小仲马也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荒谬群像：上流社会的人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包养情妇，大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如果两个人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就会被所有人视为异端，被孤立、被阻拦，乃至在俗世生活中举步维艰。一边是纯洁美好的爱情骤然而逝，一边是糜烂生活和虚伪道德大行其道——小仲马以笔为剑，刺破这华丽的帷幕，让我们看到现

实的荒谬无情。他亦以笔作歌，咏叹着，那短暂的花朵，不朽的真爱。

小仲马还率先以一介风尘女子作为文学作品描写的中心任务，开创了法国文学“落难女郎”系列的先河。他饱含同情之心，塑造了玛格丽特这样一个虽然出身风尘却拥有高贵、美好心灵的经典女性形象。

这位“落难女郎”，对于初见者，经常要采取嘲笑的口吻，这其实是她混迹风尘多年后的一种自我保护；她对各种上流人士曲意逢迎，留恋斡旋其间，也是为生活所迫；而当她被阿尔芒的真情感动而卸下心防时，又展露出少女般的纯洁与真诚；当不得不放弃这段感情时，她又能隐忍自控，将爱意深埋心底，独自迎接人生仅剩的苦难岁月。这些不同角度的描写，丰富了玛格丽特的性格层次，其人物形象也因此更加立体饱满。

玛格丽特短暂的一生虽已消逝，但是她对阿尔芒的真爱，那份成全他人与自我牺牲的美德，却永远留在了阿尔芒的心中。她虽然出身卑微不堪，却始终葆有灵魂的纯洁和高尚，恰似一朵象征爱欲美德的白茶花，花开默默无言，花香悠悠不尽——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中，永不凋零。

方政

译者序

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属于最早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外国小说之一。小说写于一八四八年，五十年后的一八九八年，便被中国文艺小说翻译鼻祖林琴南^①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名译了出来。此后，根据小说《茶花女》改编的歌剧、话剧也相继出现。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实验歌剧院又重新排演了歌剧《茶花女》。至于小说则被一译再译，迄今大约已有十来个中文译本。

作为世界上流传最广的名著之一，《茶花女》令人震撼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同作者小仲马的身世和经历有直接关系。小仲马的父亲大仲马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杰出代表、著名戏剧家和小说家。大仲马早年在奥尔良公爵家里当抄写员时，结识了洗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一八二四年，他们生下了私生子小仲马。随着戏剧创作带来的巨大声誉和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的迅速

^① 林琴南即我国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纾。林纾和同时代的严复均为当时知名翻译家。二者翻译的作品分别被称为“林译小说”和“严译小说”。

改善，大仲马开始出入巴黎上流社会，对卡特琳娜·拉贝母子弃置不顾。就在这种贫困屈辱的生活环境中，小仲马度过了人生的最初阶段。私生子的身份令他备受奚落和羞辱，直到老年他对这段辛酸的经历还念念不忘。

小仲马七岁的时候，大仲马找到了他，并把他送进了寄宿学校读书。此后，小仲马耳濡目染父亲放荡不羁的生活，也开始放浪形骸。一八四二年，小仲马在剧院遇见上流社会交际花玛丽·杜普莱西，即小说《茶花女》中玛格丽特的原型。玛丽·杜普莱西生于一八二四年，十五岁时前往巴黎学做裁缝，十六岁即当起上流社会交际花。小仲马对玛丽一见钟情。不久，玛丽即成为小仲马的情人。但是，他对玛丽不肯退出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表示愤怒。直到有一天，小仲马发现了玛丽与一位年轻人来往的书信，随后他在给玛丽的绝交信中写道：“你忘掉一个你应该不会关心的名字，我忘掉一份不可能的幸福。”此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在小仲马随大仲马去西班牙旅行期间，玛丽肺病沉重，病逝于巴黎，死时才二十三岁。小仲马悲痛万分，于一八四七年六月开始闭门写作，将这段故事写成小说《茶花女》。这部小说使小仲马一举成名，并且直接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我们即使以现代的目光审视这部小说，仍不得不感叹它是一部以“情”动人的作品。它问世已有一百六十多年，至今仍受

到各国读者的喜爱，这是因为，纯洁的爱情本身从来就具有超越时代的力量。人的纯真至性一旦遇到社会上有形或无形的桎梏，便会衍生出无穷的人类情感悲剧来，而这种悲剧常常会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场景出现。小仲马的私生子身份，使他对社会、对人性的观察和感受自不同于一般人，对社会等级所造成的歧视和人类情感的感受也格外深切。无疑，他是抱着深深的同情心来描写茶花女这个人物的：“我不是淫秽堕落的宣扬者，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听到了心灵高尚的不幸者在祈求，我就要为他们广为宣扬。”他的这种同情，也深深地感染了这本书的读者。因此，正如曹雪芹之写晴雯，写林黛玉，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也在演绎着人类社会和情感深层次的冲突和无奈，从而具有了文学经典形象的永恒魅力。

是为译者序。

王殿忠

我认为，只有对人有了深刻的了解，才能在笔下创造出众多人物形象，这正如只有认真地学习过一种语言之后才能使用它一样。

在年龄上，我这支笔尚未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于是就只有满足于平铺直叙。

鉴于此，我希望读者不要怀疑本故事的真实性，而且其中的所有人物，除女主人公外，均尚在人世。

另外，在本书中，我所提供的大部分故事情节，其见证人都尚在巴黎。倘认为我所叙述的情节，其证据尚不足以服人的话，那么这些见证人均可做证。只不过因为一种特殊的机遇，只有我本人才能把这些事和盘托出，而且，也只有我本人才对那些故事的详尽细节了解得最清楚，倘没有这些细节，那么这个故事不但失去了它的完整性，而且也就索然无味了。

那么，现在就来谈谈，我是如何了解这些细节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拉菲特大街，我看到一张斗大的黄色广告，宣称有一批家具和名贵古玩要进行拍卖，并称这些东西的物主业已去世。但广告没有提到已逝物主的名字，只说拍卖会将于十六日中午起至下午五时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广告还写明，有兴趣者可于十三日和十四日前往参观那所住宅和家具。

我一向嗜好古玩，于是决定借机前往浏览一番，即使不购买，至少也可以见识一下。

第二天，我便来到了昂坦街九号。

当时时间尚早，然而这所房子里已经来了一些参观者，其中还有些女性。这些女宾穿着天鹅绒服装，肩披开司米大披肩，门外还有华丽的四轮马车在等候，但看到展现在面前的那一派豪华景象，她们也禁不住面现惊讶，甚至羡慕不已。

经过我的仔细观察，不久之后，我便明白了她们何以会如此地惊讶和羡慕。因为我也很轻易地发觉，我驻足的这个住宅乃是一个靠情人供养的女人的住宅。如果说，有什么物事足以使上流社会的仕女们感兴趣，且又欲一睹为快的话，那么她们想看的，就是这类女人的内室。因为这些靠人供养着的女人也有自己华丽的马车，并且和名媛贵妇的马车并驾齐驱，地上的泥浆都能溅在她们的马车上。同样，这些女人在巴黎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订有自己的包

厢，并且就在她们的旁边。这些女人在巴黎趾高气扬地炫耀自己的姿色，炫耀自己的首饰，乃至炫耀自己的绯闻丑事。

我参观的这所住宅，女主人已不在人世。因此，连最讲贞操的女性都可以径直进入她的卧室，因为死亡似乎已把这个充满污秽气息而又富丽堂皇的所在给净化了。再说，如果有必要，这些贞女也自有其原谅自己的理由。她们可以推说之所以来此，乃是因为这里在拍卖，并不知自己来到了何许人的家里。她们看到了广告，想前来看看广告上所提到的一切，并预先作一挑选，这岂不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吗？当然，这一切也绝不会妨碍她们在这些珠光宝气中尽心地去寻求这个高等妓女生前的各种生活痕迹。毫无疑问，她们已听到过关于这个妓女生前种种荒诞不经的传说了。

不幸的是，所有那些神秘的生活逸事，已随着这位佳人的逝去而化为乌有。不管这些名媛贵妇抱有何等的愿望，她们也只能面对死者身后要出卖的这些遗物枉自惊叹，而这位女房客生前出卖自己的痕迹却是一丝也没有留下。

不过，这里也确乎有些东西值得一买。家具是名贵的，有用巴西出产的带有玫瑰香味的玫瑰木做的，有布尔^①

① 布尔（1642—1732），法国著名的高级细木工匠。

式的，有塞弗尔^①和中国的花瓶，有萨克森^②的瓷像。此外，诸如各种绸缎、天鹅绒、花边刺绣等应有尽有。

我跟随在这些猎奇心盛的名媛淑女身后，在这所住宅里信步。只见她们走进一间挂着波斯幔布的房间，我正要跟着进去，却见她们几乎立即便退了出来，并且掩口而笑，似乎这一新的猎奇竟使她们娇羞满面。这样一来，我进这间屋子的愿望更加强了。原来这是一间梳妆室，连最不起眼的地方都装潢得精美异常。由此可见，死者于挥霍一道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

墙下摆放着一张大桌子，长六尺，宽三尺^③，上面摆放的珠宝玉器琳琅满目，光彩照人，而且都是出自奥科克和奥迪奥^④之手，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洋洋洒洒的精品收藏库。而在这成千件精品中，每一件都是置身于这个房间的女主人在梳妆打扮时不可或缺的，而且每一件都是金银打制的。但也可以看出，这些物事乃是一点点逐渐购置而来的，如此齐全的品种绝非一个情夫所能提供。

置身于这样一间由情夫供养的女人的梳妆室内，我心中并无任何反感，对每一件东西我都颇有兴味并且仔细欣赏，我发现这些制造得精美绝伦的金银宝器上面都刻有不

① 塞弗尔，法国城市，以陶瓷著称于世。

② 萨克森，德国城市，所产瓷器甚有名。

③ 这里指法国古尺，一尺与中国的一尺相当。

④ 奥科克、奥迪奥，当时著名的金银首饰工匠。

同姓氏开头的字母，且凿有不同花样的标记。

我打量着这些物事，似乎每一件物品都向我展示出这个可怜姑娘的一次出卖肉体的浪荡行为。我想，天主对她还是慈悲为怀，因为上苍并没有把她推向像她这种生涯的人通常所受到的那种惩罚之路，而是让她正值青春年华，保持着如花似玉的娇艳，在温柔富贵乡中撒手尘寰。对这些妓女来说，衰老就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是的，难道世上还有比生活放荡者的晚年更为凄惨的事吗？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尤其如此。这时她已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也得不到任何同情。这种抱恨终生的心情并非追悔从前的失足，乃是悔恨计算不周和用钱不当，这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人生遭际中最令人伤心者。我曾认识一位当年风流一时的女人，往昔的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据她同时代的人说，此女同她母亲年轻时一样漂亮。她母亲对这个可怜的孩子，除了让她供养自己的晚年之外，正像她把她自小抚养成人一样，就从未说过“你是我女儿”这句话。这个可怜的姑娘名叫路易丝，她顺从了母亲的意志操起色相生涯，她干这一行，既没有愿望，也没有热情，更没有欢乐，就如同别人想让她学习从事某种职业她便顺从地干这种职业一般。

由于她过早地从事这种放荡生涯，长期熏染于这种堕落环境之中，又兼持续不断的体弱多病，在她身上善恶是非的分辨能力，由于没有人予以启发诱导，已然散失殆

尽，尽管造物主也许曾赋予过她这种能力。

这个年轻姑娘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她几乎每天都在同一时刻走过那几条大街，她母亲亦是坚持不懈，始终陪伴着她，正如一个亲生母亲陪同自己亲生女儿一般。那时我还十分年轻，很容易接受当时那种轻佻放纵的时代风尚，然而我却分明地记得，当我看到这种监督着女儿做这种事的情景时，仍禁不住从心底升起一种蔑视和厌恶之情。

再说，在一个处女的面孔上，从来也看不出似她这般天真无邪的情感和这样一副忧伤痛苦的表情。

这张面孔，真可称作“屈从女”^①的面孔。

一天，这位姑娘的面孔变得豁然开朗了。在由她母亲一手牵线的肮脏生涯中，她似乎感知到上帝已恩准她获得某种幸福。不管怎么说，既然上帝造就了她的懦弱无力，又为什么还让她在生活的重压下得不到一丝慰藉呢？这一天，她发觉自己有了身孕，在她身上尚残留下来的那一丝贞洁感，使她欣喜若狂。人的灵魂总还是有它难以说清的寄托的。路易丝于是跑去对母亲诉说了这个使她狂喜不已的消息。这种事总使人有些羞于启齿，但我们在这里并非有意制造有伤风化的艳闻，而是讲真人真事；再说，如果我们认为经常地把这些人所受的苦难公之于众实非必要

① 屈从女，指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里一座神情哀怨的女人雕像。

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老实地不开口为妙。人们如果不问事实便予以定罪，不作判断便加以蔑视，那实在是可耻的。母亲听了女儿的话后却回答说，两个人的生活用度已然颇感拮据，三个人的开支将更加难以应付了，更何况这种孩子生下来是没有用处的，十月怀胎，大腹便便岂非浪费时间。

第二天，便有一位产婆前来看望路易丝，在这里我们姑且把这位产婆看作这位姑娘母亲的一位朋友吧。因为路易丝已然有好几天卧床不起了。待她能下床走动时，人已变得比原先更苍白，也更虚弱了。

三个月以后，一位先生出于怜悯之心，决心要医治路易丝心灵乃至肉体所受的创伤。然而，由于那次她所受的打击太重，加之流产之后引发了多种疾病，路易丝终于溘然长逝。

其母尚在人世，至于怎样活下去，只有天晓得！

我打量着身边的这些金银器皿，脑子里却盘旋着这个故事，这样默默地想着，似乎时间已颇不短了，因为其时屋里已没有旁人，只剩下一个看门人正在全神戒备着以防我拿走什么东西似的。

我于是便走到这位被我搞得心神不定的老实人跟前，问道：

“先生，你能告诉我这间屋子主人的姓名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